

马俊丰：与一座城市的和解

在我，戏剧有两条腿，一条是传统，一条是先锋。我这两年有点惭愧，没有再做小剧场先锋戏剧，但是早年我做了很多这一类的作品。这一时期，我不考虑票房、不计成本，想的只是我热爱的是什么。

□ 记者 | 何映宇

一个北方人，在深圳大学读戏剧，又来到上海导演沪语版的《繁花》；他的经历，有点特别。

马俊丰，近年上海戏剧舞台上非常活跃的导演。一边是昆曲的重新演绎，一边是《繁花》的热闹登场。高雅与市井，在他这里，仿佛左手与右手，信手拈来。

其实他刚到上海的时候，也有些不适应，好像这不是一座属于他的城市。而在话剧《繁花》中，他一下子找到了自己与这座城市之间的关联。他说：这是与一座城市的和解。

当话剧导演遇到昆曲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是深圳大学表演专业毕业的，怎么会做起导演来的？

马俊丰：我是在大二、大三的时候动了这个念头，深圳大学只有表演系，不像上海戏剧学院有这么多专业的支持。在日常的学习和排练过程中，就必须自我坚持做一些事情。我们服装也是自己做的，灯光也是自己做的，舞台也是我们自己设计和制作。我到上海后才发现，原来上海还有装台师傅这一工种，这在深圳是没有的，都是自己装的。没办法，我只能主动兼任班里的这份工作。一开始，我给班里做舞台和道具，所以我到上海最初的几年，我拿的三四个奖都是舞台设计奖。这都是当时学校教育的影响，我们的院校说是表演系，其实就是个戏剧系。

我们的教授是系主任，他对我们说：你们每个月必须交一个演出，内容不限，天马行空，但是一定要好看、有创意。那时候，我大概开始发现我在这方面有才能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之前导演了昆曲《浮生六记》《四声猿·翠乡梦》和《重逢〈牡丹亭〉》，怎么对昆曲情有独钟的？

马俊丰：我一开始也不太懂昆曲，但是可能冥冥之中有安排，让我接触到昆曲。接触到昆曲之后，我就发现，昆曲中的一些美学方式，和我以前摸索的有暗通之处。也许就是潜移默化

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。我喜欢圆，我做了戏曲以后发现，戏曲里全是圆的，戏曲里根本没有直角。从A点到B点，一定要绕过C点才能到达B点，这很有意思。

第二，戏曲舞台是高度假定性的。所谓“假定性”，就是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，以桨代船、以鞭代马，这和我的舞台观高度一致。我对在舞台上堆砌现实生活没有兴趣，我觉得就应该将想象力交给演员，让观众通过演员的表演知道，噢，原来他在开车，原来他在下棋。这种手法很高级，也很有趣，关键是它是属于中国人的。现在我在我的话剧中注入了很多中国元素。



青年导演马俊丰。